

认识老李是在一个狗友群,大家平时也不见面,只是交流养狗的心得,

发些狗狗的照片。老李的微信名叫“木匠老李”,题图照片就是他和一条黑狗的合影。那条黑狗叫黑炭,是条土狗,除了牙齿是白的,浑身全都是黑的,憨厚中带着一股凌厉的凶狠。老李似乎是一个人在住,在青浦的一套别墅里,院子很大,黑炭精力充沛,成日就在院子里折腾,爬树捉鸟刨洞什么的。黑炭要是捉到了一只斑鸠或是一条大壁虎,老李会拍了照片上传到群里,大家便快乐地议论一番。闲时老李坐在院子里喝茶,黑炭便安静地趴在他脚边打盹。黑炭的眼角总是糊着眼屎,老李看上去也是个邋遢的男人,一人一狗倒也不违和。

后来,觉得无聊,我就退群了。本来以为和群里的朋友再不相见,谁知山不转水转,竟应了那句人生何处不相逢的老话。

有次去浙江长兴的农家乐游玩。在街上闲逛,迎面走来个头发斑白的男人,我脱口而出叫了声,老李。老李应了一声,却又露出茫然的神情。我在群里大部分时间是在潜水,他不认识我。我认出他,是因为见过他的照片,他有个鲜明的特征,左脸颊有颗大瘡子,只是面容比照片上苍老了不少。我说起当年那个狗友群,彼此便熟络起来,互相抢着敬

木匠老李和他的黑狗

桑 陌

烟。我说,我那时候很羡慕你,住着那么大的别墅,养了条威风凛凛的黑狗,那条黑狗好像叫黑炭。他的脸色飘过一瞬间阴沉,但马上便平复下来,说,别墅不是我的。黑狗也不在了。说罢,老李长叹了一口气。我没接腔,感觉到老李似乎想要倾诉什么。

我们坐在农贸市场旁的水泥石墩上,抽着烟,半晌无话。良久,老李讲了他的故事。

老李退休那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活:别墅主人出国了,每个月付1500元,雇人照看别墅,打理庭院里的草木。老李当即一口应承。他住在彭浦那边的老公房里,居处狭小逼仄,老妻脾气还不好,老李正好借此躲个清静。老李多少懂些园艺,把前后院打理得花红

叶茂,还辟出一块地种上蔬果,自种自给。不久,有人送了条小狗给他,也就是那条黑炭。土狗也不挑剔,老李吃什么黑炭就吃什么,很听话,很懂事。那几年,是老李过得最舒心的时光。要是日子就这样一直推下去,也就没有后来那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了。

几年后,别墅的主人要回国了。要离开这里了,老李忽然间万分不舍。老李不是舍不得这里逍遥悠闲的日子,他是苦

出身,能屈能伸,他是舍不得黑炭。从刚满月养到现在,成了一条雄壮机警的黑旋风,朝夕相伴,此中的情义可想而知。但家里那位悍妻,是不允许他把这条四十多斤的大狗带回家的。幸好别墅区里有户人家想养条狗,上门来看了,相中了黑炭。老李对黑炭说,给你找了个好人家,不用跟着我受苦了。黑炭似乎听懂了,仰天长嚎了一声。老李摸着黑炭的头说,你要是能来找我,找到我家里来,我就收养你。他苦笑了一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曾经带黑炭回过一次家,只是一次,黑炭是不可能认识路,找过来的。黑炭又长嚎了一声。黑炭被带走的时候,一路回头,呜呜咽咽,似泣似诉。

回家后,老李又找了个活,在奉贤的农贸市场当看夜人,赚些小钱贴补家用。其间听一个熟人说起,黑炭在新家呆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逃走了,就此音讯全无。老李为此情绪低迷了好一阵。

这天回市区,到家已近中午,却见小区门口围了很多,就中的地上趴了一条黑狗。老李忽然想到了黑炭,但黑炭毛发油亮精神抖擞,哪像眼前这条流浪狗这般毛打结萎靡不振。据说这条黑狗在小区门口已经徘徊好几天了,保安驱赶它也不走,入夜时分还会时不时地低嚎几声。物业已经打算叫犬

我住在巴黎西北面的一个小城,步行一百米隔壁是巴黎的十七区。

小城是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城市。早上九点街上是匆匆忙忙冲向欧莱雅总部的上班族,傍晚街心花园里是散步的老人玩耍的小孩和遛狗的法国女郎。

中国城在13区,巴黎的东南面。两个地方的位置截然相反。

家里酱油黄酒米醋消耗过半瓶,我就开始轻微焦虑。背着豆瓣酱蚝油,拎着豆腐青菜和竖在外面的青葱换三次地铁,是这些年将我打磨成女汉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几年前小城另一头的雨果大街上,曾经开过一家中国超市。因为地理位置略微偏僻,且当时中国与亚洲食物远不如今天在法国普及受欢迎,店家开了不到三个月就关门了。

两年前的春末夏初,城市最中心商业街道上,悄无声息地开出一家“亚洲超市”。

商店外面摆着被法国人叫做“异域水果”的芒果、火龙果、枇杷,以及生姜大蒜红葱头。招牌上四个气派的红色汉字写着——“亚洲超市”。推开店门,收银的柜台后面站着个瘦瘦小小一脸笑容的亚洲男人。

男人是小店的老板,来了法国二十多年的温州商人。疫情后租下市中心的小铺子,开了这家以中国

类收容所的人来抓走它了。看热闹的人里,有个懂行的男人说,别看这条黑狗相貌丑陋,却是土狗里的名贵品种,叫五黑犬,浑身漆黑,连舌头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忠诚无比,一生只认一个主人。此时那条黑狗似乎闻到熟悉的气味,转头看到了老李,糊满眼屎的眼里



梅思繁

顿流出晶莹的眼泪,低嚎了一声,呜呜咽咽,拖着条残腿朝他走来。老李一下子感到膝软,跪倒在地,一把搂着黑炭,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条傻狗,这条肮脏不堪的傻狗,竟真的找他来了。这一年多,这条傻狗究竟经历了什么,还断了一条腿,竟然找来了。

六

周

六

日

下

午

,小小的店堂里

常常是一家有老有小的,大人们手

食品、调味料为主,也附带出售日韩商品的“亚洲超市”。

店堂虽然不大,但清爽整洁。冷冻库里放着速冻饺子汤圆包子,日本纳豆乌龙面麻糬;冷藏柜里有新鲜兰州拉面宁波年糕山东饺子皮;放蔬菜的冰箱里排着卷心菜黄豆芽鲜冬菇这些在法国超市买不到的亚洲蔬菜,甚至还有两包新鲜榴

亚洲超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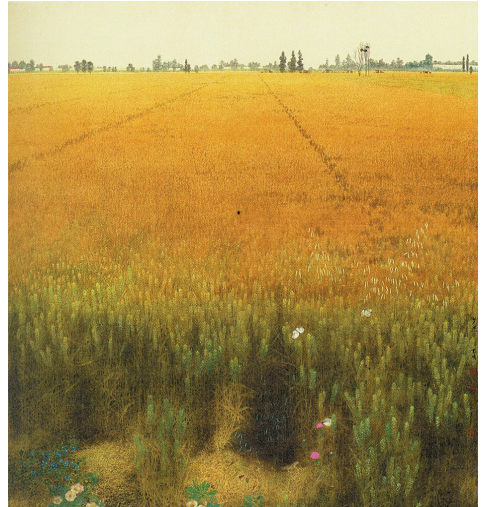
梅思繁

莲肉。往店面深处走,各色中式调味品,从料理黄酒到老干妈到王致和腐乳,从糯米粉赤豆到黑芝麻粉,加上一整排各式口味的方便面,两墙中日韩各色零食,从日常咸甜到年节滋味,一网打尽。

我从店里拿着新鲜的长条紫皮茄子一包老豆腐一瓶豆瓣酱出来的时候,欢欣雀跃。我终于可以过上酱油米醋豆腐自由的日子了!

挂着红色汉字招牌的“亚洲超市”,开门三四个月,就经营得有声有色。不但像我这样的亚裔人群,每个星期带着某种安心感出入其中,周末的时候还变成了城里法国家庭集体探寻异国味道的“打卡地”。

周六周日下午,小小的店堂里常常是一家有老有小的,大人们手



时和岁稔 (中国画) 沈梦杰

哈皮皮

吴道富

哈皮皮,阿拉伯语好朋友的发音,我在埃及旅游时学到的。始建于四千多年前的卡纳克神庙,是世上最大的古代宗教遗址,占地约百公顷。踩砂石入斯芬克斯大道,两侧傲气雄迈的狮身公羊像列阵吸引游客留影。令人震撼的是,百余根大石柱冲向蓝天,有的高达二十余米,有的粗需五六人合抱!游客众多,不少人在找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推石杀人取景点。“在这儿呢!”大家如得令般朝声音方向仰望,果真同景,速拍。定是导游郑重关照:莫忘围着圣甲虫石雕像(这里视为太阳神化身)逆时针转七圈,会带来好运。金发碧眼的男女、亚裔面孔的老少都排队转着,凡人共情嘛。斜阳倾泻神庙,处处格外壮美。我背单反持手机正觅更佳视角,一管理员朝我招手,我迎上“哈皮皮”,他笑着带我转两小弯往前一指,哇!苍穹纯蓝,左右两根大石柱近前的石雕精美,远处耸峙的两个方尖碑金光闪耀,两丛椰枣叶亲吻碑腰,这绝对是最佳取景处啊!我连拍,他频笑。

“哈皮皮,谢谢!”“China?”“Yes China.”他伸大拇指,我随身掏出50埃镑递上,不接,硬塞方受。所有相遇都是上苍善意的安排,依依道别,哈皮皮响起……

那个夏天,“我”成了嘎子村荣誉村民,请看明日专栏。

十日谈

那年夏天

责编:殷健灵

晚饭后,与夫人习惯去明湖公园兜了一圈。那个夏日的傍晚,走在河岸上时,突然发现荷花和睡莲的花苞都长满了,荷叶茂盛,花苞躲在叶下。它们就那么静静地含苞待放,有种沉静的力量。往远处瞭望时,猛地就发现了一只水鸟。水鸟在荷叶中间悄悄地游着,再一细看,不是一只,而是大水鸟的身上驮着一只小水鸟。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鸟?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搜索。居然是水雉。

水雉为夏候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种隶属于鸕形目水雉科的中小型鸟类。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体态优美,羽毛艳丽,有“凌波仙子”和“水中凤凰”的美誉。

可能它也知道自己是受国家保护的,所以就可以高枕无忧,旁若无人。它的一双细长的脚爪,不停地在荷叶上走动,速度之快,令人咋

舌。我们眼看着它从这片浮叶移动到那片荷叶,它不时地从荷叶下面抓到什么,然后一扭头,就把嘴里的东西塞进了背上的小水雉嘴里。它们是母子俩还是父子俩?怎么不见

水雉

詹政伟

第三只?我们仔细地搜寻了好久,就是不见其他水雉的踪影。

夫人笑了,想象这个东西就是有趣,你想象这是一个残缺的家庭,爸爸或者妈妈不在了,于是爸爸或妈妈带着小水雉觅食,但我们也可以想象成爸爸或妈妈留在窝里忙其它的小宝宝,也可能是走亲戚去了,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闹矛盾了,其中一个闹别扭,故意躲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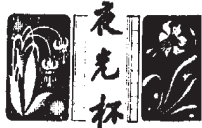


想象越来越丰富,我们为这两只小水雉编织的故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提供着无穷尽的可能或者不可能。

那一大一小两只水雉才不会理睬我们的无限想象,它们顾自玩得开心,小水雉这时候从大水雉背上下来了,它用脚爪钩着大水雉的脖子,好像撒娇一样地不肯松开。大水雉把头抵在小水雉那儿,好像在叮嘱它什么……那一幕,非常温情。它们停留在荷叶上,觅食,嬉戏。丝毫不理会外界的一切,它们却莫名其妙地为它们担心。

果然,闲看花鸟和忙看花鸟是不一样的。那么,是我们闲着还是水雉闲着?抑或是水雉忙着还是我们忙着。

这心操的,都操到水雉的身上去,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遥远的夏日

李耀岗

斯,才会赏你一身黝黑或麦色皮肤。某年赴晋北考察,山中村妇的肤白更令人吃惊,那些略带凉意的夏,便宜了她们一副好皮囊,仿佛她们都是丈夫们藏在家里的银圆,白得晃眼,叮当作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某夏,乘国内最慢的绿皮火车,沿京广、鹰厦、枝柳一路南下,以为南方会热得让人发狂。其实,远非如此,连续数日的旅行,最熬人的不过是硬座车

厢的混乱与疲惫,烟草味与体味混杂,鸭鹅扁担与肩臂的厮磨。记忆中,只是肮脏的、漂泊的,脸上浮着油光,身上带着做不醒的梦。一旦停靠站,或者极小的南方小站,清风、芭蕉、橘色、荷塘,又会把一切一扫而光。水乡的润泽延伸在任意一个触及之处,水田倒映着牛犁,山峦横亘着霞雾,有赤脚的村民安静地走在铁轨下面的石子路上,像一幅

的洞穴;有多小,得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我们的后代,但他们仍然属于人类并且延续着人类的文明,他们的“天下”从此微言大义、微言耸听、微茫如尘。

多年以后,我总是不免记起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捱人的夏天,那些遥远的像夏天一样的夏天。那时,我曾毫不讳言,最爱四季之一便是夏天。夏为大,这个瓜果丰

美、衣衫花哨的季节,天大地大,广阔无拘。现在,我会犹豫这样的判断,不能确信它会逐渐走向某个更为颠覆性的极端,或者很快便见分晓。

曾经居于乡村的夏天,不必说了,那些漫长的夏天,永远都没能晒黑我略显白皙的皮肤。作为男生,白,是一种羞耻,然而,那些温柔的带着蝉鸣的夏,也不过如此,除非终年暴晒于

也许,不久的将来,科技赶不上人类破坏的速度,我们无法移民到其他星球,便会真如科幻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搬到地下居住。最新的科幻推测,当这个地球不再庇护我们的时候,人类要怎么钻入很深的地穴,要么改变基因变成微小的生物形态,开启苟延残喘的“微纪元”。有多深,茫茫地幔将都是我们的坚硬外壳,人类再度回归洞穴,更深